

活 在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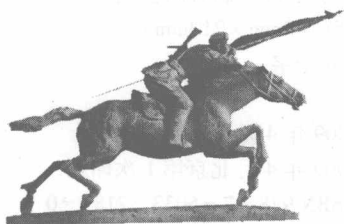
胡丹娃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活在福地

胡丹娃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在福地 / 胡丹娃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5033 - 2187 - 0

I. 活…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820 号

书 名: 活在福地

作 者: 胡丹娃

责任编辑: 李正委(jevyle@163.com)

封面设计: 丹 微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 -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148mm × 210mm)

字 数: 166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3 - 2187 - 0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假如一个人能够重新开始一次生活，而这次生活又是很审慎的，结果又会怎样呢。

——契诃夫

目 录

引 子	1
一 刹那	4
二 如实	7
三 实际	16
四 慈悲	28
五 归趣	41
六 无常	52
七 世界	62
八 指引	70
九 欲望	83
十 重来	98
十一 和平	107
十二 招致	122
十三 本性	134
十四 怜悯	146
十五 自在	160

十六 无事	168
十七 浮生	181
十八 聪明	190
十九 如意	199
二十 预兆	208
二十一 悲悯	226
二十二 吉祥	242
后 记	248

引子

在我们活着的时光里，这样的家庭集体踏青活动有过很多次。最后一次是在二〇〇一年春天的那个午后。那天，爸妈如往常一样招待几个老朋友吃了午饭，一行人走出我家的老楼，说说笑笑上了城墙。妈妈的脚像被水草牵扯着提不动，步子撵不上自己的笑容。那时，我们谁也看不出她和林工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明株书记，累不累？”

“不累。”

“要不要歇一会？”

“不用。林工，空气多好。”

“是啊，真好。”

“你看那是什么鸟！”爸爸指着湖面。

“白鸽！”林工像个孩子。

“那边呢！”爸爸也像个孩子。

“鱼鹰！”妈妈更像个孩子。

“这个园子是百鸟园呀！”外婆笑起来，像少女。

“可不是，是百鸟园。”妈妈恢复了常态。

“这儿风水好，是福地。”不知谁感叹。

大家沿老城墙走向远处的观音塔，观音塔与佛寺的弥来佛塔遥遥相望，构成我们那一带独特的风景。一路上，近观

十里烟柳，远望葱郁黛山，吟诗抒怀，同声相应，充满温馨。我们几个已经出门的孩子跟在后面凑热闹，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日子有一天会不再属于我们大家。

那时候，家住佛塔路尽头，老楼周围碧树繁花千枝万叶，邻居是快乐的鸟们，妈妈把家称作“我们的鸟窝”。记忆中，每天早晨都是被鸟儿吵醒的。然后，孩子们就像小鸟一样飞向该去的地方。鸟窝南边是佛寺的青瓦黄墙，东边是老城墙，城墙下是从前的皇家园林。每天，鸟儿从鸟窝这边飞过去，从公园那边飞过来，从公园那边飞过来，又从鸟窝这边飞过去，飞来飞去。

鸟儿可以飞翔，人渴望像鸟儿一样，人很难像鸟儿一样。当人活着时，人的生活是有缺陷的，人很难走出寻常的套子，正好像哲学家所说，人人都生活在瓶子里。对于人来说，活着或者死去都是在希望之园里，所以，无论他们有过怎样的故事都是自然的，对吗？

明株住进了医院。她的病有些日子了，确诊时已到癌症晚期。整整半年，爸爸在普世医院陪着妈妈，我们常去医院看母亲，全家人的聚会常在那里进行。明株坐在阳光里，看上去安静知足，谁也看不出她心里有什么秘密。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病号服，轻松地和我们拉家常，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她是癌症病人。但是走路，越来越像踩水草了。即使是死神的舞蹈，也越来越艰难了。渐渐地，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却还眼巴巴地望着门外。

她在等谁？

佛寺炊烟袅袅，僧侣们过着平静的生活。夜深人静时听得见木鱼的回声。外婆默默祈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明株还是死了。看上去很健康的外婆，在妈妈去世二十天后，也走在了睡梦里。

鸟窝变得有些冷清。

一 刹 那

冬天早晨的葬礼是凄美的，不仅因为山林静谧、薄雾清凉、紫气飘浮，还因为死去女子的完美容颜。灵柩中的女子面型明隽，躯壳好似一只窈窕的花器，人们走过都忍不住惊叹，惊叹她首先是个美人，其次才是一位七十三岁的领导人。这就是我妈妈明株，建筑设计院改制前的最后一任党委书记，来宾签名簿证明着她的声望，也证明着她的女性身份。

葬礼在进行，我悄悄注意场上那些貌似悲伤的人，尤其是老年男子，寻找让明株割舍不下的那一位。

明株得的是胃癌，去世前经历了半年的痛苦煎熬。弥留之际，按照事先的约定，眼库取走了她的眼角膜，人们对她充满敬意。为她整理遗容时，一个小本本不知被谁碰掉了，本子里飞出一张男子的相片，那人坐在书房的藤椅上，仪容华斐气质儒雅，戴无框眼镜。相片反面一行清秀的小字：“明株，这爱情已然存在，这东西总是新的。”字迹被折痕与汗渍损坏了，他的面容倒没有受到污染。相片和题词使在场的人大吃一惊，谁都看出了那人是谁。大姐方有尤其生气。相片啪的一声被反扣在床头柜上。明株迅速被白单盖上。太平间的汉子进来打包。弟弟方多进来帮着把妈妈抬上推车。众人让开道。爸爸出现在门口。方才教授扶着车子走了几米远，把老伴送进电梯，悲伤地止步，他不知道妻子生命结束后的

这个细节。

这个秘密藏在了我们心头，也藏在了在场的一位工会女干部心头。大姐与工会女干部告别时，送了她一大兜明株留下的水果，亲自将她送进电梯，暗暗祈祷对方忘了这道风景。

告别队伍在缓缓移动，我默默寻，寻那人。我的右边是妹妹、弟弟，左边是大姐、爸爸。爸爸不停地向来宾说谢谢，苍老的样子让我不合时宜地忆起他与妈妈共同生活的情景，少女时代偷听到的一次父母失败的性生活在耳边回放——四只脚在蚊帐里的凉席上反复摩擦，让人想起秋天的螃蟹；接着一声来自母亲的长叹，无可奈何，放大，重叠……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与性有关的声音，那以后的日日夜夜，我没有再听到过类似的声音，直到出嫁。

每个人都尽量不说话，然后快步离开，有的拿手帕捂着脸，只有一个人说了句“好好活着”，一边满满地握住我的手。我抬头，见到了他，林工，相片上的。他表情夸张，语气生硬，远不如一句“节哀吧”让人安慰。“好好活着！”他倒又说，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很快走过，对我妹妹方辛重复了刚才的话。

队伍在移动。

安息吧！明株！爸爸一声深泣。众人凭吊完毕，亲人们扑向妈妈，真正的哭声响起来了。爸爸企图将一只老手伸进玻璃罩抚摸妈妈的脸，妈妈美如少女，这美丽让我意识到妈妈真的死了，只有死神才会这么年轻美丽。

灵柩里的母亲闪耀着澄明的一面与隐秘的一面，我看见她的精神与肉体反复搏斗的痕迹和一种幸福。那是一个死者

因为失去一切生还的可能而感到的幸福。我想起这句话。它出自马尔克斯短篇《死亡三叹》。

明株的美丽化作黑烟舞进山林。薄雾和紫气散去了，广场上阳光照拂。参加追悼会的人乘坐建筑设计院的大客车走了，方才教授由方有和方辛陪着也坐小车走了。方知和弟弟方多留下来操办剩下的一切。等待火化时，弟弟讲起了笑话，他的笑话让方知轻松了不少。这时，她接到了丈夫何其的电话，他因住院没能来参加明株的追悼会。听着何其的声音，方知感到了一丝安慰：有这么多亲人还活在世上。因为这个缘故，她又有心情欣赏起周围的风景来。她看见风景中走来一个人，风度翩翩，踩着地上的枯叶和铜管乐队的曲调，一步一步由远而近；到了跟前，凑近与她握手，手上凸显着一枚戒指。她不由得站起来握住那只手，便再次听到了他的口号——“好好活着”，她竟连谢谢也忘了说。

那人与方多也打过招呼，便朝着大门走去了。

林知柏，林工，相片上的那个人，父母亲的好朋友。

这是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二日，人们刚刚过罢公历新年在翘盼农历新年。历史上的今天，一些名人诞生或者逝去，更多的普通人在这天出生或者死去，轿车将他们迎进亲爱的家门，或者送往另一个住地。

据说火葬是从印度传入的，方知望着烟囱，坚挺的。烟，是它爱人的黑睡衣。

二 如 实

几天以后，方知路过中医养生会所，进去放松筋骨。在医生为她活动脚踝时，她向他讲了妈妈的脚踝。从中医养生会所出来，她迈着轻松的步子，感觉着脚下的活力，全身又有了力量，脸上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和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以及不易抹尽的哀伤。她个头一米六八，体形保持得不错，看上去颇像一个曾经有过辉煌的体操运动员。路过建筑设计院，她鬼使神差地停下来，等待一个人的出现，在快要失望时，看见路边一个吸烟男子，站在马路牙子上望着对面一幢新落成的大厦，目光充满对那幢大厦的热爱，脸上残留着与大厦无关的忧伤。凭着多年记者生涯练就的鹰眼，她读出了他的内心活动。她走过去，用亲切的语调：

“知柏叔叔，我看着像您。”

他转过身来，一张生满智慧的脸，眼中闪着小火花，令她想起明株的眼睛。

“等车吗？”

“Oui.”他发了一个音（法语：是的）。

“一道走走，好吗？”

他想了想，掐灭烟，听话地跟她上了人行道。有一阵，他们什么也没说。走了一段后，她开口了。

“这座城市有您不少作品。刚才的大厦，也是。”

“不，那已经不能算我的作品了。”男低音，温雅的。

“为什么？”

“房地产商干预，业主也横加干涉，使得我的设计早已面目全非。”

“呵呵，这很正常嘛。”她笑起来，像领导干部。确切地说，是像她当领导的母亲。

“况且，那也不是我一人的手笔。六十岁以后，就很少有独立设计的机会了。”

“那更正常了。”

“您很宽容。您了解我？”他笑起来。

“不，没工夫，一知半解而已。您到哪，回家？”

他在犹豫。

“要不，找个地方喝杯茶？”

他很感意外，也分明惊喜。在听到他又一声“Oui”后，她将他领进一家颇具欧洲风情的咖啡馆。她这样做有些对不起刚刚死去的母亲，但她无法阻挡这样做的愿望，她是个喜欢把什么都搞清楚的人，这是她的脾气。

他们在一个适合谈话并且可以欣赏到街景的角落坐下来，这里看得见马路对面刚扩建的瓮城广场，那是英城保留完好的瓮城之一，多样的休闲空间，城墙、绿地、涌泉、纪念碑，充满灵动之气。

琴声在吧座里回响。优美，恬静。

唉，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今天我请你。”她笑道。

“我来吧。”

“不，我请你。”

“还是我请你。”

“我们很熟了。”

“是很熟了。”他笑道。

“我见过你以前的相片。”

“哦，我的照片报上常有，那些记者。”

“不，是在妈妈的小本本里。”

“请原谅，一直没去看你妈妈，实在太忙了。”

“我的确看见了你的相片。”

“在哪？”

“病房。”

“不会吧。”

“你一直在设计院工作？”她扯开话题。

“不，毕业后先教了几年书，后来去了国外几年，回来后
又教了几年书，你母亲主持设计院工作后把我从英大挖过来。”

“你很顺利。”

他谦虚地笑笑。

“感激我妈妈？”

“你想说什么？”

“回答我，是感激？”

“当然，她多次保护过我，你妈妈她很善良。”

“是善良，还是可悲？”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该明白。”

“你想说什么？”

“你送过相片给她，对吗。”

“我们只是上下级关系。”

“真的吗？”她拉开一只栗色的皮包，慢慢抽出那张相片，推到他面前。

他出汗了。他竟出汗了。

他摘下眼镜。重又戴上。修长的手指。铂金戒指。

“你想问什么？”他把相片推开，像孩子赌气推开积木。

“全部。”

“能抽支烟吗？”

“我讨厌烟。”

他已拿出烟。打火机没打着。她拿过打火机替他点上，放下后指了指空中，“听出这是谁的曲子吗？”

“像是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小品《四季》。”

“有耳力。你比我妈妈小？”

“Oui. 我七十。你都知道？”

“我是记者，虽说从不去妈妈那个舞台，主要演员还是知道的。”

“我是建筑设计师，虽说不是你们家的人，也是知道那个舞台的结构的。你老二，方知，四十五了，真看不出；你妹妹方辛，四十；你大姐方有，五十；最小的弟弟方多也三十五了。你母亲每隔五年生你们一个，五年一个轮回。”

“是的，如果她愿意，她还可以生下去，但是爸爸不行了，他老得快。在中国，男人都老得快，但你似乎不老……”

“别这么跟我说话，别这样。”

“好吧。”她将目光转向窗外。广场上，一个老妇人将孩

子放在石桥的望柱上逗他，亲吻。《四季》变换季节，一叶孤舟飘荡在水面。

“你爱她吗？”她将目光收回，像审判员，“爱，还是感激？”

“不要把爱和感激切割开来，不要走极端。”他忍住气。

“也就是说，连你自己都不明白。”

“你在审问我？”

“你不敢承认，林叔叔。”

“别逼我。”

“你有过家吗？”

“我单身。有个儿子……不在身边。”

“离异，还是丧偶？”

“……她没了，骨癌。”

琴声轻盈地掠过。吧座里没什么人。

“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声音变小。

“这不容易。”

“于是，就和我妈？”声音更小。

“别亵渎了你母亲，别亵渎了我们。你了解母亲吗，你未必了解母亲。”

“当然，我是没有你了解明株。在设计院，也只有你算得上是深入了解她了吧。我母亲十六岁就入党了，是你把她拉下了水，真有你的。”

“不要武断。不要恶毒。”他也直逼。

“武断？恶毒？你以为，给别人扣上一顶帽子就能洗刷自己？”音调高起来了。

“我有什么需要洗刷的？”